

大山深处有青田

□宋祖荫

素有“华东漓江”之称的瓯江蜿蜒曲折，自西向东流，贯穿整个浙南山区，最终独流入东海。瓯江两岸，重峦叠嶂，绵延起伏，殊为秀丽。

一条瓯江迤逦穿境而过，青田境内溪谷纵横，峰峦叠翠，烟波秀丽。小满时节，我们作协团一行沿着瓯江顺流而下，创作采风，两岸自然风光和人文风情尽收眼底。

青田，青青的田野，多么富有诗情画意的名字。发达的瓯江生态水系成就了绿水青山的青田。以“侨石”文化为魂，来青田，赏石雕，游山水，逛侨乡，购洋货。青田，一个来了不想走的地方。

青田有看头，有味道。藏在大山深处，青田有石。

“中国石都，世界青田。”有石美如玉，青田天下雄。因材施雕琢，人巧夺天工。青田石以青色为基色主调，质地温润，色彩斑斓，花纹奇特，硬度适中，是中国篆刻艺术中应用最早、最广泛的印材之一。青田石雕，被列入“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”，美石美刻，美轮美奂，精致典雅。作为传统的“四大印章石”之一，青田石与书画家、作家缘分深厚。提及此行有青田一站，不少诗人、作家翘首以待，甫到青田，便打听石材市场、石雕城，期待能用青田石刻个闲章，捡个镇子或摆件。第二天上午，赶在去景点之前，我们直奔青田石雕城，品鉴石雕，购买石材。有个正在学篆刻的女作家，刚进石雕城就买下了一堆印章石材。她说，不虚此行。玉雕商家乐滋滋地开了单，买印章的还真不少。

郭沫若有诗云：“青田有奇石，寿山足比肩，匪独青如玉，五彩竞相宜。”青田石，伴着青田人走天下，充分体现了石雕之于青田的意义。青田的智慧和文脉，如同石雕那般大气精致，开放包容。

藏在大山深处，青田有湖。千峡湖烟波沉滞，云影掠天，千峰屏峙，风姿绰约，有着罕见的高山峡湾风景和生态美景，是一处自然的峡湾秘境，也是一处心灵的世外桃源。我们坐上一艘游轮，徜徉于波光粼粼的万顷湖面，仿佛穿梭于瑞士日内瓦湖。千峡环湖，美不胜收。湖面上微风习习，拂面而来，令人心旷神怡。

藏在大山深处，青田有侨。“中国青田，幸福侨乡。”早在清初，青田人便有了撬开山门、跨出国门的壮举。据民国时期英文版的《中国年鉴》记载，“在十七、十八世纪之交，就有少数国人循路经西伯利亚前往欧洲经商，初期前往者以浙江青田籍人居多，贩卖青田石制品。”300余年的华侨史，造就了一个33万之众、遍布120个国家和地区的青田华侨群体，同时也雕琢出一个具有浓郁风情的华侨名城。

青田华侨，遍布世界，大气奔放，卓尔不群，欧陆风情，雅致醇和。有句话说得好：“青田的华侨，是出国的石头；青田的石头，是不出国的华侨。”漫步于临江东路上，随处可见欧式建筑、欧陆风情。英国维多利亚式、法国文艺复兴式、德国古典主义式……构筑起“小外滩”的景观。此行住宿于青田的两个夜晚，我们都情不自禁地来到瓯江边观赏夜景。站在步行街的网红桥上，两岸高楼林立，夜色璀璨，桥头有个女主播正在视频直播，粉丝量超过20万。很难想象，大山深处竟有如此繁华的城市夜景。这里离瓯江出海口只有20来公里，可以想象，世代青田人带着青田石和青田石雕，筚路蓝缕，披荆斩棘，走出大山，走向山海。

藏在大山深处，青田有货。青田洋货，世界超市。青田洋货琳琅满目，以其商品多、货源正、价格便宜的优势，攒足了人气。“买全球，卖全球”就在大山之中，来自7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7万多种进口商品，无论是侨乡进口商品城还是商业超市、农贸市场，货品丰富。咖吧、酒吧、西餐厅消费火爆，喝咖啡、品红酒、吃牛排成了青田人的生活方式。“美食、美酒、美妆、美购”，我们一行自然不能免俗，前往青田侨乡进口商品城闲逛，进口牙刷、酱油、香肠、咖啡、苏打饼干等，不少人都一一收入购物袋，收获满满。

青田，素以“石雕之乡、华侨之乡、名人之乡”闻名中外。千年石文化，百年华侨史，青田人吸纳了瓯江山水的灵秀和韧性，劈波斩浪，行稳致远。

秋日偶成

□陆莉玲

我时刻提醒我
正在老去
就像这几日已深
的秋
不管霜降是名词
还是动词
枝头的果实就是
明证
一生的前奏很短
噪音又太多
该收获的还在途
中
不想失去的却两
手空空
我已开始贪恋人
世的热闹
就像一个守着糖
果罐的孩子
眼睁睁看着它

慢慢见底
我有时会忘了自
己正在老去
虽然喜欢的诗人
不是白了头就是
秃了头
可诗歌的大河仍
在心中奔流
坐在石阶上
看白云在天空书
写永恒
年轻和年老都是
一瞬
温柔地爱世间的
不完美
不必成为最好的
人
做无用的事
遣有涯之生

投稿邮箱:603468841@qq.com

蒲蜡烛

□汪放

没办法，为便于交流，只能暂且先将那种水生植物的果实叫蒲蜡烛。外乡人称其为蒲蜡也是有点道理的。首先，它确与蒲草有直接的关联，它是蒲草的果实。第二，它的外观确如蜡烛。第三，它上油晒干之后，确可点燃照明。但我更喜欢称其为蒲卵石。从小这样叫，叫惯了。

今天就说说蒲与它的卵石。谢谢这几年政府推广“河长制”，河道中的杂草、漂浮的垃圾清理了，不少河道再也不筑石驳岸了，有的地方还种上水生植物，以净化水质，利于鱼虾繁殖生长。否则，生于水乡、长于水乡的江南人快要不识水乡的“零部件”了。零部件没有了，哪来整部机器？没有了狮子、长颈鹿，就没了非洲。

说远了。那天午餐后，与两同事兜风至昆太交界的沿沪大道。左侧一带湖塘，一片青绿。秋风飒爽，下车漫步。啊？小端木对着满塘蒲草竟然不识。直叫我无语又有语。于是，我说，这是蒲。蒲是小经济作物，可以用来编织成袋袋、包包，统称蒲包。我小时候没有化纤织物可制作成袋袋，更没塑料袋。容器都以身边的植物制成，耐用的多竹器，比如篮、筐，也有用稻草编织的，如囤粮的囤、草鞋等。倘若是一次性的，则用黄草、丝草，还有这蒲。丝草多用来作打包绳，南北货店用得最多。而蒲包则用来装大一点的物件，比如蟹。乐琦说，大观园里吃的蟹，是用竹篓子从江南运去的。我解释，那是富贵人家，平头百姓是用蒲包装的。

这蒲草在西乡到处都是，东乡河塘也长，也多。但东乡人很少编蒲包，要用蒲包多数到供销社的土副站买。有的土副站与棉花收购站合二为一，也有分置的。他们到西乡进蒲包，供棉农。

见乐琦不解，我笑着对她说，这你就不懂了。说起来你也出生东乡农家，但你家是镇上蔬菜大队的，不种棉；二，你还小。你可知道为啥太仓东乡比西乡富？关键是东乡种棉花。棉花是经济作物，可以卖，值铜钿。其实，你小时候，东乡还有棉，只是少了，乡镇企业起来了。她沉思片刻说，是的。她看到过老木桥东收购站收棉花，但收的棉花是用麻袋装的，一麻袋一麻袋的。我说，这是之后。之前，棉花亩产的计量单位是蒲包，而不是麻袋，这是因为太仓从明朝开始种植棉花后，一直用蒲包装。当年棉花的产量很低，亩产就两朝天

包。一雌一雄两朝天包合起来，用草绳一捆，交到供销社的收购站，过磅一称，正好一担。但即便如此，太仓人也成了“小壮蟹”。

我们正说着，端木“牙叔，牙叔”地喊。原来她发现了蒲卵石，她要采了插在花瓶里。于是，只好是我趟水采撷。

抱得蒲实数十归，三人三十一。前日，闲坐客厅静空调，瞥见那几支欲软的蒲实早就干了，不禁生发出些感慨。想这蒲卵石今竟登堂入室，供奉于几，而当年几近废物，只有我等黄口小儿，还当它是件物件。

儿时，也有暑假作业，但要集中到向阳红学习小组做，一礼拜两次，一次半天。余下的时间自然是玩。

水乡的孩子，说到玩，自然离不开水。至今我还搞不太明白，当年我们玩，虽说目的性几乎没有，但现在想想总有点小农经济的意味。比如说，套知了，给鸭吃。去掏鱼摸蟹，总要说，今朝可以小鲜鲜了。拾路祭皮，说可以添把柴。摸螺蛳，说是顺手采了点蒲卵石。采点，一个夏天，要顺手成百上千支呢。

成百上千，一大堆。铺开来晒，大半帘子或小半场。派啥用处？驱蚊。

当年，没有电蚊香、蚊子药水，连含化学药物的驱蚊盘香也没有，只有一种如一段烂草绳、一条灰死蛇的蚊烟香有得卖。买，要花费，自然不舍得，能省则省。于是乎，每当夜色降临，蚊虫飞舞，农家便在上风口煨麦砻，熏蚊子。烟浓蚊散，但乘凉人也够呛。

我家不种田，自然没麦砻，但蚊子才不管。买蚊烟香要用铜钿，能省则省。于是乎，父亲亲自示范下湖塘，采蒲卵石晒干作蚊香。

我家是个大杂院，隔壁几户是老师，老师家的孩子比我还小几岁，但乘凉都在院子里，于是乎，我们采的驱蚊蒲卵石，很自然成了公物。

天快摸黑，我们哥仨便股股地在各家竹榻、门榻、竹椅、春凳四周点上十来根甚至更多蒲卵石。几次下来，我发现不能四处放，倒也不全是我小气，因为我发现集中点驱蚊效果更好，更主要的是人聚在一起，谢老师、王老师更喜欢讲故事。

星星似火，星星点灯。关于蒲卵石的用途，我得益过的还有：被蚂蚁叮了，或吃路祭划破了手，扳碎的蒲卵石可以敷上止血。另外，我母亲说，可以用它的绒绒做枕头芯。这要用多少蒲卵石啊，我不干，玩去。



向云端

□张屹摄

经丝纬缕身上衣

□施金华/口述 朱根源/整理

古人云：一丝一缕，恒念物力维艰。从棉籽播种育苗到采摘棉花，再把原棉轧去棉籽纺纱织布缝成衣，最终才能把棉布衣裳漂漂亮亮地穿到身上，这其中的艰辛劳累，现在的年轻人又有几人能有亲身体会呢？我的老家在东郊公社东升大队（十八港河西薛家滩），那里是稻棉夹种地区。每年生产队完成棉花上交任务后，每家每户都能按人头分到一些“肉子”（太仓方言，轧去棉花籽的絮棉）。肉子到家后，母亲就用长约一尺的高粱秸秆做“棉”杖，把肉子擀成一根根手指头粗细、长约一尺的“条子”。条子就是我们农家纺纱用的“坯子”。

母亲对我的管束极为严厉，八九岁时她就让我学习纺纱了。那时候，我人还没有纺车高呢！只能站着右手摇纺车，左手捻条子，往往顾此失彼：纺车摇快了，棉纱容易被扯断；条子捻松了，棉纱变得又松又粗，不结实。要想让棉纱粗细均匀，结实又不容易扯断，纺纱时手眼配合必须协调，呼吸要舒缓有致，手摇纺车时速度要快慢适度。为了纺完每天规定数量的条子，我不能像别家女孩子那样出去尽情玩耍。甚至晚饭后，我还要在客堂里挑灯夜战，纺完剩下的条子才能上床睡觉。棉纱绕在锭子上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纺锤形纱锭，俗称“移子”。母亲规定我纺的所有移子大小要相仿，每只移子重约一两才算合格。

待到条子全部变成移子后，就要把移子上的棉纱统统纺到直径大约一手臂长的“火车”（形状如纺车但小于纺车）上。过载到一定数量后，需要把纱头和纱尾理出来，将这

织布机上的“滴水”（安在织布机尽头缠绕经纱的木转辊），手拿各色棉纱到太胜大队汤家宅经布房请师傅经布。经布师傅按照客户提供的花样，双手拉着不同颜色的棉纱不停地两头奔跑，把纱头两端固定在一定的装置上，之后再把它们小心翼翼地盘到滴水上。经布是件吃力又需费心计数的活计，单往返奔跑每天就不知要走多少里路，故而经布师傅大多年纪不大就已经弯腰驼背了。我们乡间曾经盛行过这样一句话，用来调侃某人办事徒劳往返又不见功效：“看伊忙得就像经布！”

滴花拿到家，先把它固定到织布机尽头，再把纱头从滴水上小心翼翼地地理出来，依次穿过能上下移动的两个“棕”和一个齿密如篦的“箝”（棕和箝均是织布机上的机件），之后把经纱（纵纱）固定在织布机邻近织布人胸前的木转辊上。接着，把两个棕的上端挂在织布机顶端能一上一下活动的“丫鹊头”上，下端固定在织布机下方的两个脚踏板上，再把装在梭子肚里的“芦杖”（小型纱锭）裹好各色棉纱，放在小篮子里，挂在手边备用。织布人坐在织布机“扁担”上，脚踏踏板，使棕一上一下拉开依次相间的经纱，织布人把手中装有芦杖的梭子扔出使之穿过经纱，这样一根纬纱（横纱）就穿过去了。织布人双脚再把脚踏脚换个上下踩踏一下，把手中梭子向反方向扔出穿过经纱，另一根纬纱又穿过经纱了。就这样，织布人一上一下踩动踏板，手中梭子来回穿行于上下活动的经纱之间，崭新的色彩鲜艳的棉布就在这一丝一缕间慢慢延长伸展开来。织布时，双脚上下踩动，双手左右甩接梭子，心眼手脚配

合都要协调。每种颜色需要几梭都要用心记住，否则，布匹上的花纹就会大小不一，影响美观。一匹长30至35尺、门幅一尺一寸的农家土布就是这样一丝一缕辛辛苦苦织成的。难怪古人忍不住感叹：“一丝一缕，恒念物力维艰啊！”

记得曾经看过一部电影叫《天仙配》，讲天上织布高手七仙女下凡的故事。其实，如果硬要在现实生活中找出一个“织女”的话，那便是我自己！我十三岁就坐在织布机扁担上开始“唧唧复唧唧”了。刚学织布时因为双腿不够长，坐在织布机扁担上双脚够不着脚踏，只好让人把脚踏板和棕之间的牵绳缩短以提升脚踏高度。刚开始学习织布，力气小，很辛苦，织完满满一滴花经纱需要花费好多个日夜。有些花纹复杂的老土布要不断换用装有不同颜色芦杖的梭子，有的甚至达六个之多！随着年龄渐长，织布技术渐渐熟练，两三天我就能织完一匹老土布，四五天也能完成一匹花纹复杂一点的老土布了！织布开始给我带来乐趣，特别是当卷得结足平伏的各色花布，像芦苇布、桃花布、扎纱布一一呈现于我眼前，或自己织的老土布被缝制成一件新衣穿上身时，一种成就感油然而生，为之付出过的多少个日日夜夜、辛苦劳累，一下子全都抛到九霄云外了！

岁月不饶人，我已成为年逾七旬的老妇，但对纺纱织布的艰辛至今不忘。如今生活改善了，我不再为穿衣犯愁，但每当一件新衣穿上身时，我仍会倍加珍惜，因为我对身上一丝一缕的来之不易有比别人更深切的体会。